

女儿的同学都管她叫“23”号。她的班里总共有50个人，每每考试，女儿都排名23。久而久之，便有了这个雅号，她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中等生。

我们觉得这外号刺耳，女儿却欣然接受。老公发愁地说，一碰到公司活动或者老同学聚会，别人都对自家的“小超人”赞不绝口，他却只能扮深沉。人家的孩子，不仅成绩出类拔萃，而且特长多多。唯有我们家的“23号”，没有一样值得炫耀的地方。因此，他一看到娱乐节目里那些才艺非凡的孩子，就羡慕得两眼放光。

中秋节，亲友相聚，坐满了一个宽大的包间。众人的话题，也渐渐转向各家的小儿女。趁着酒兴，要孩子们说说将来要做什么。钢琴家，明星，政界要人，孩子们毫不怯场，连那个4岁半的女孩，也会说将来要做央视的主持人，赢得一阵赞叹。

12岁的女儿，正为身边的小弟弟小妹妹剔蟹剥虾，盛汤揩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人们忽然想起，只剩她没说了。在众人的催促下，她认真地回答：“长大了，我的第一志愿是，当幼儿园老师，领着孩子们唱歌跳舞，做游戏。”众人礼貌地表示赞许，紧接着追问她的第二志愿。她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我想做妈妈，穿着印有叮当猫的围裙，在厨房里做晚餐，然后给我的孩子讲故事，领着他在阳台上看星



文/刘继荣

星。”

亲友愕然，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老公的神情，极为尴尬。

其实，我们也动过很多脑筋。为提高她的学习成绩，请家教，报辅导班，买各种各样的资料。孩子也蛮懂事，漫画书不看了，剪纸班退出了，周末的懒觉放弃了。像一只疲惫的小鸟，她从一个班赶到另一个班，卷子、练习册，一沓沓地做。可到底是个孩子，身体先扛不住了，得了重感冒。在病床上，输着液体，她还坚持写作业，最后引发了肺炎。病好后，孩子的脸小了一圈。可期末考试的成绩，

仍然是让我们哭笑不得的23名。

后来，我们也曾试过增加营养、物质激励等等，几次三番地折腾下来，女儿的小脸越来越苍白。而且，一说要考试，她就开始厌食、失眠、冒虚汗，再接着，考出了令我们瞠目结舌的33名。

我和老公，悄无声息地放弃了轰轰烈烈的握苗助长活动，恢复了她的正常的作息时间，还给她画漫画的权利，允许她继续订《儿童幽默》之类的书报，家中安稳了很久。我们对女儿，是心疼的，可面对她的成绩，又有说不出的困惑。

周末，一群同事结伴郊游。大家

各自做了最拿手的菜，带着老公和孩子去野餐。一路上笑语盈盈，这家孩子唱歌，那家孩子表演小品。女儿没什么看家本领，只是开心地不停鼓掌。她不时跑到后面，照看着那些食物，把倾斜的饭盒摆好，松了的瓶盖拧紧，流出的菜汁擦净，忙忙碌碌，像个细心的小管家。

野餐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两个小男孩，一个奥数尖子，一个英语高手，同时夹住盘子里的一块糯米饼，谁也不肯放手，更不愿平分。丰盛的美食源源不断地摆上来，他们看都不看，大人们又笑又叹，连劝带哄，可怎么都不管用。最后，还是女儿，用掷硬币的方法，轻松地打破了这个僵局。

回来的路上，堵车，一些孩子焦躁起来。女儿的笑话一个接一个，全车人都被逗乐了。她手底下也没闲着，用装食品的彩色纸盒，剪出许多小动物，引得这群孩子赞叹不已。到了下车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生肖剪纸。听到孩子们连连道谢，老公禁不住露出了自豪的微笑。

期中考试后，我接到了女儿班主任的电话。首先得知，女儿的成绩，仍是中等。不过他说，有一件奇怪的事想告诉我，他从教30年了，第一次遇见这种事。

语文试卷上有一道附加题：你最欣赏班里的哪位同学，请说出理由。

除女儿之外，全班同学竟然都写上了女儿的名字。理由很多：热心助人，守信用，不爱生气，好相处等等，写得最多的是，乐观幽默。班主任还说，很多同学建议，由她来担任班长。他感叹道：你这个女儿，虽说成绩一般，可为人实在很优秀啊。

我开玩笑地对女儿说，你快要成为英雄了。正在织巾巾的女儿，歪着头想了想，认真地告诉我说，老师曾讲过一句格言：当英雄路过的时候，总要有人坐在路边鼓掌。她轻轻地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想成为英雄，我想成为坐在路边鼓掌的人。”

我猛地一震，默默地打量着她。她安静地织着绒线，淡粉的线在竹针上缠缠绕绕，仿佛一寸一寸的光阴在她手里吐出星星点点的花蕾。我心里，竟是蓦地一暖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被这个不想成为英雄的女孩打动了。这世间有多少人，年少时渴望成为英雄，最终却成了烟火红尘里的平凡人。如果健康，如果快乐，如果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意，我们的孩子，又何妨做一个善良的普通人。

长大成人后，她一定会成为贤淑的妻子，温柔的母亲，甚至，热心的同事，和善的邻居。在那些漫长的岁月里，她都能安然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。作为父母，还想为孩子祈求怎样的未来呢？

## 如何度过青年危机？

文新精英创始人古典(本文首发于 巴川 专栏)

这期专栏的主题竟然是25岁的事，我太爱ELLE和编辑了！让我不用故作冷静犀利科学的分析别人，说说我自己的生活故事。

按照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来说，25岁是一个重要阶段，这阶段的我们开始脱离少年的生活(有谁25岁还腆着脸说自己是“少年/少女”，一口唾沫吐死他)，我们不再热衷于同学聚会，听校园民谣，而慢慢真正意识到，我终于(不得不)是个成人了。

但当我们真正进入成年人的社会，却发现自己从象牙塔的最顶端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，你原来以为自己的生活应该是一场《小时代》，好歹也是个《杜拉拉升职记》，现在却发现只是《蜗居》。你选择众多却一无所有，

无比真实的现实在你面前徐徐展开，是持续自己遥不可及的梦想，还是进入那些中年人一样毫无梦想的生活？迷茫、失落、恐惧扑面而来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“青年危机”，为此维基百科甚至还专门开了一个页面，叫做 quarter-life crisis。四分之一生涯危机。

像一首老民谣《江湖行》说的“看过许多我这样的年轻人，走呀走呀停下来那么伤心，这个曾是他们想要改变的世界，成为他们不可缺的一部分。”

正如青年危机这个词本身暗示的一样，换一个角度，25岁也充满了转机——你带着之前所有的想法和能力，重新打开一个生命的方式。就好像一个玩家重新打开一款新的游戏：你过去的技能和道具都可以迁移，但是游戏设定完全改变。在这个游戏中间，你让自己成为

完全不同的角色，玩出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我始终感谢我在25岁做的选择。25岁那年，我还是某个著名英语学校的老师，当时这还没上市，自由主义和人文精神洋溢。当时的我留着齐肩长发，穿一个脏兮兮的列依头像的大T恤，读《古拉格群岛》，讲GRE词汇，居然也没有被嘘下来过。

04年的英语老师收入甚好，如果你周六日连续10个小时不要命的猛讲，每个月也有个3万多。很多老师用“一课一冰箱”“一月一车轮”来激励自己，开始积累自己的第一桶金。而我始终对于这种生活保持怀疑——这真的是我的成年人的开局吗？我决定过另一种生活，每到周日的课程，我就会背一个75升的“离家出走包”到教室，装上想看的书和DVD。在课程结束后，打车到机场，随便买一张去哪里的机票或火车票，去内蒙古草原？去就要淹没的三峡？去西藏？去父亲当年的矿坑？去任何一念之间想去的地方。然后在那里看书，或者到处呆着，四处逛逛，在周四的晚上回到北京，休息，讲课。

3年以后，我的大部分同事都在北京有不止一套房子，有稳定的生活，当上了学校的主任或校长，还有人创业成为企业家。而我看起来一无所有。我所有的，就是对于生活的定见——在亲眼看到和经历了那么多的人和事，在安静的读完了历史上吸引我的经典，在为自己做过那么多正确或错误的人生试验后，我对与自己未来的生活逐渐有了一种独特的定见。这定见在游历中形成，被摧毁，又慢慢升起；被打磨，被质疑，又被验证，逐渐结晶了下来。这定见让我在今后十年的人生岔路中毫不犹豫，让我在面对不确定，无法知道结果时，依然对与自己和世界有最好的猜测。

今天离我的25岁，已经过去10年，我热爱这段生活，我无数次的后怕自己没有进行这样的一段人生试验。也许因此，我会在人生之路上慢走几步，但是我却找到自己的人生定见。一个无意义的生命，并不会因为比别人更快、更长或更成功而变得有意义。而又有什么比明知是一条干涸的河流，却非要航行更可悲的呢？

如果有什么能告诉即将要面对青年危机的人们，我的建议是：停下来，别着急成功和追赶，停下来看看。安静的看看焦虑躁动的自己，为自己的未来找到一些定见，让自己有机会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、环境和视角反思自己的生活，然后重新回到你的生活，温柔而坚定的生活起来。不管你的方式是极端的流浪、间隔年，或者是给自己每周一个不设定的晚上，上班路上给自己翻一页在别处的书，只要你开始寻找，你终能找到。

突然想起来，埃里克森还说，45岁还有个中年危机，我期待这个危机，我想我的离家出走包了。

## 人不聪明该怎么办？

文/Gayscript

如果你在网搜索「NOIP2007 全国一等奖获奖名单」应该能在江苏省那边看到我的名字，大概是在全省第四十多名。你再往上看几个名字，会发现另一个与我同校的男生，叫孙。

那年我们班上去复试的有十来个，但一等奖的就两个，一个我290分，一个是孙300分。别的最高分就只有120分了。

孙的编程特别厉害，属于那种脑袋特别灵，平时不看书也总能考最高分的。当年他高二的时候就已经是一等奖了，高三的时候再次无悬念拿了一等奖。而我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拿了那个一等奖。

我记得当年复试的第一道题是排序，我用快速排序法，拿了70分，而孙用的平衡二叉树，100分。第二道题是很简单但很细碎的字符串处理，我们都是满分。第三道题我用的贪心法，第四道题我好像用的弗洛伊德算法(我也记不清了)，两道题加起来才得了120分。而孙第三题我也不记得他用了什么算法了，拿了满分。第四题他没来得及写完代码，0分。

我四道题都做了，除了第二题满分外，别的三道题算法都不够好，都是得了部分分数，总分290分。而他每做一题，便是最好的算法，都是满分，如果再给他一点时间，我绝对相信他第四题也能拿满分。

是的，他平时上课从不认真听讲，课后也不会太花时间去练习，老师布置的程序题他总是第一个完成，然后就在那边玩游戏，而我们另外的人还在苦思冥想。

的确，这世上真的有不怎么学习也能成绩拔尖的人，比如孙。

的确，这世上的确有不够聪明的人，比如我，还有我那群小伙伴们。

人不聪明怎么办？怨天尤人？在地上打滚？骂脏话？吐痰？喷水？随地大小便？

还是不聪明啊。人家聪明的人还是轻而易举地拿了一等奖。

是的，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。这是谁都没办法改变的事。我们能改变的，唯有自己。

我拿一等奖的时候，好几个朋友都说，我拿一等奖是理所当然的。因为这群人里，我对编程付出的心血最多，当他们忙着数学竞赛、物理竞赛、化学竞赛同时学好几门竞赛的时候，我一门心思地学编程。我把班上所有学编程的同学的参考资料——借来(有些参考资料太贵，没舍得买)，一道题一道题地做完了，能独立完成的，直接Pass，不能独立完成的，看答案，看了答案能理解的就理解，然后自己再重做一遍，不能理解的——把整个算法和编程背下来。

有段时间我无法理解快速排序，便把快速



排序背下来了。谁知后来真派上用场了。

有段时间我无法理解弗洛伊德算法，便把弗洛伊德算法背下来了。谁知后来真派上用场了。

有段时间我无法理解算法，便把算法背下来了。虽然后来没用上。

有段时间我总是没办法理解动态规划，看了好久好久，做了好久好久的题目，终于灵光一闪，顿悟了。

有段时间我总是没办法理解二叉树排序，看了好久好久，做了好久好久的题目，最终还是不太会。整个「树」和「图」都是我的弱项。

那一年我几乎一做完了别的作业，就翻看编程资料，写程序。那时候只有周末才能去机房上课，平时便都把程序写在草稿纸上，一行一行地写，连末尾的括号、分号都不放过。

那一年我少说做完了十多本参考资料，几千道程序题吧。

的确，到头来我还是比不上孙的成绩，可是，我已经远远地把其他人甩到后头去了。

许多人都喜欢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时抱怨、哀叹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仿佛抱怨完了，这事情就没了。可我总是觉得，自己的现状你自己不改变，难道还会有谁来帮你改变吗？你什么都不做，抱怨完了这次，还会抱怨下次的。

还有人喜欢抱怨说自己努力了也没用。我觉得特别好笑。就好像我那些同学也做了参考题，却没拿一等奖一样。我只想说——我们做的题量，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。你刚刚起了个头就说看不到未来——废话，要这么容易看到未来的话，这世上就没那么多一天到晚怨天尤人的人了。

如果你不够聪明，而你又想改变自己，那你就得多努力。不，不是努力一点，请你很努力。的确，你努力了未必有回报，你努力了也许还是比不上那些天生聪明的人。可我告诉你，这世上虽然真有天生聪明的人，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不那么聪明的。你只要多多努力，把那些同样平凡却只会抱怨、不够努力的人甩到后头就行了。

你已经够矮了，那就爬到一个高处。



他们说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千万别再给人做规划。我说，试试看。

成长，长成自己的样子。